

性研究
性学研究
性与人类学研究
性与人类学研究

**Discus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xing": The Elements and
Mission of Sexualit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性”研究的
起点与使命

阮芳赋 主编

IP

阮芳赋主编 性学万有文库(012)

高雄 万有出版社 台湾

2005年12月

中国“性”研究的 起点与使命

Discus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xing”:
The Elements and Mission of Sexualit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潘绥铭 主编

潘绥铭 王编
《中国 sexuality 研究系列》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本书所有论文均来自
第 10 届中国 Sexuality 研究的年度会议 (1996 - 2005)
《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 国际学术研讨会》

主办者：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性研究全球网络 中国资源中心
资助：福特基金会 北京办事处
(2005 年 10 月 16—17 日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逸夫会议中心)

感谢会议的各位参与者的大力支持！

目 录

序言：性社会学，大有可为.....	郑杭生	1
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	潘绥铭	3

第一单元：性的概念与建构

对“Sex”和“Sexuality”的讨论及其定义的中文翻译.....	彭晓辉	7
试论 Sexuality 的汉译.....	阮芳赋	13
西方性革命分析.....	李银河	31
性的本质是关系——关于性存在的十九条思考.....	李扁、张银俊	39
复旦健康社会科学课程社会动员：从健康切入 Sexuality.....	高燕宁	47
《人之初》---SEXUALITY 建构中的“文明”与“神话”的打造者.....	魏宏岭	62
“一夜情”参与者对于 Sexuality 的建构.....	毛燕凌	68
Cybersex 作为一个全新的性学研究课题.....	任 珏	79

第二单元：性在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性政策方向分析.....	胡 电	93
性人权文化在中国的建设.....	赵合俊	111
本真，还是异化？论性的消费化和消费的性化倾向.....	杨 柳	127
性功能障碍的医疗化是否有助于治疗？.....	彭 涛	135
北京人性观念之代际比较研究.....	黄 河	139
“自我解释”与“阶层认同”——关于北京职高学生性行为的个案研究.....	宋 镛	154

第三单元：性与性别

中国城市年轻女性对于“性”的主体构建.....	黄盈盈	167
下半身的文化自觉——从社会性别角度谈性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沈奕斐	197
性别本质主义与男性中心社会的性存在模式.....	周筱赟	204
一位迪吧小姐的社会支持网络个案分析.....	张 娜	217
耽美现象背后——同人女群体调查.....	杨 雅	230

第四单元：Homosexuality 专题

Sexual Identity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Shanghai.....	孙中欣、范雅各	251
男男性活动的俚语俗称—折映和分化社会解构的多元 性文化状态的鲜活标本.....	童 戈	277
同性恋人群的性状态.....	童戈、郭雅琦	297
同性恋歧视根源及对策——人权框架和社会性别视角分 析.....	荣维毅	310
男-男“0”与“1”的性实践对于当代性学构造主义的 挑战.....	王曙光	323
性社会学视角下的女性同性恋文字和情节的时尚化	刘 杨	347
多元化女同性恋给我们带来的启迪.....	陈亚亚	357
大学生同性恋生存状况分析.....	江秋雨、李耕	365

开幕致词

郑杭生

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基地主任

各位来宾，各位国际朋友，Ladies and gentlemen:

《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人民大学召开，我感到非常高兴。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者欢聚一堂，切磋交流，意义深远。还有许多年轻的学生参加，更是难能可贵。

尤其欢迎“性研究全球网络”所属的各地资源中心的4位主任：Radhika Chandiramani（南亚与东南亚）；Richmond Tiemoko（非洲）；Gilbert Herdt（北美）；Sergio Carrara（拉丁美洲）；以及来自英国的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杂志的主编Peter Aggleton与Saroj Pachauri，印度尼西亚中心主任Dede Oetomo等位女士先生，前来参加这个会议，并且发表精彩演讲，进行交流。

在此，我代表中国社会学学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基地，向会议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各位代表致以热烈的欢迎！

1987年，在我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潘绥铭从我校历史系转到社会学系。当时他已经专门研究性社会学而且做出了成绩，当然也受到了一些非议。我的态度非常明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性现象，不仅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的良性运行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所必需的，应该大力支持。

因此，在我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后来被列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十五”国家级规划重点教材）及其后来的一系列修订版中，专门请他写作了《家庭、婚姻与性》这一章（现已增加了社会性别的章节），其中专设了《性社会学》这样一节。这是正规高校的全国教材中，首次出现性社会学的内容。这本教材已经连续发行了

数十万册，对于性社会学的建立与普及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外，在我主持的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也一直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人类的“性”，是生活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设置如何实现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不仅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社会学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这方面，国际社会学界已经开展了近100年的研究，形成了高质量、大数量的研究队伍，推出了众多的具有重大与深远影响的学术成果。相比之下，我国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还是太少了，尚不足以满足转型社会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们现在早就不必再谈论性社会学应该不应该支持的问题，而是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促进它的迅速发展。

当前我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广泛、深刻而激烈的变化，其核心是随着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社会结构的转型，情况极其复杂。客观情况的复杂性决定了思想观点的复杂性。社会上各个方面对待同一问题都存在多种看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在这样的条件下研究性社会学这样尖锐的问题，无疑是有风险的，也是容易引起的争议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中，各位能够积极地投身于“性”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各位研究者的学术勇气与高尚道德操守。

本次会议的议题表明，我们中国人在“性”研究方面正在迎头赶上。这么多年轻力量已经或者正在参与到性社会学的基础研究与理论探讨中来，真是后继有人，前途无量。

我个人以为，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性社会学在目前的中国非常需要加强两方面的工作。

一个是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夯实本学科的学术基础，不满足于对社会现象作出一般表述与感性分析，而是从学科基本建设的高度，开展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最终建立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另一个是十分注意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目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个非常具体的情境之中来讨论问题，开展原创性的研究，最终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性社会学体系，为世界的学术发展做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贡献。

最后，我预祝大会圆满成功，预祝中国的“性”研究的学术事业蒸蒸日上。

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

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性社会学的脉络

- 20世纪初：社会中的性行为；
- 1950年代：性行为的社会属性；
- 1960年代：“性”（sexuality）的普及；
- 1970年代：性脚本理论；
- 1980年代：性—社会性别的系统；
- 1990年代：“性”的社会组织；
- 21世纪初：“性”的文化建构

“性”与社会性别的互相建构。

性—性别系统：

- 辱骂制度
- 阴阳制度
- 像样制度
- 害羞制度
- 洁净制度

性是网络化地组织起来的。

性存在的社会网络的意义：

- 谁是传播艾滋病的罪魁祸首？
- 我们还能真的“独善其身”吗？
- 我们还应该相信“忠贞假设”吗？

Sexuality，是对生物学意义上的“性”的发展：被标定为“性”的那些情况。它包括：

- 个体的标定：解释、界限、意愿；
- 人际的标定：情境、赋义、聚合；
- 社会的标定：符号、仪式、意义。

Sexuality，不仅仅是性生活、性高潮、性交频率这类的事情；它推动着我们去寻找爱情、接触、温暖、亲密；它存在于我们的情感、心动、触摸与被触摸之中；它使得我们感性，也使得我们有性。

“性”的基本命题

“性”，其实是：

- 一般存在，不是特殊现象；
- 社会化的行为，不是生物属性；
- 人际活动，不是个体活动；
- 网络化的组织，不是单独行为；
- 情景中的现象，不是随心所欲；
- “初级生活圈”构成之一，不是独立行为；
- 作为“生活实体”，与“社会设置”发生互动；

中国历史上没有独立的“性”。在中国，性革命需要新话语，Sexuality 可以拓宽“性”的范围，反对“惟行为论”、“阴阳二元”、“客观判定”、“本能论”。

“性”理念的应用包括：

- 认知社会：“性革命” vs “性”的革命；
- 更新性知识：本能论 vs 学习论；
- 发展性教育：“破禁区” vs 开新路；
- 改善性生活：十八般武艺 vs 性别相处；
- 解决性问题：求医问药 vs 人格建设；改革性制度；
- 管理“性” vs 保护“性”

这也是方法论的进步：测量单位、调查对象、考察指标、分析因素，都需要变化。

我们提倡“性理念”

Sexualism 或者：性社会学
以“性”理念为基础与中心

第一单元

性的概念与建构

对“Sex”和“Sexuality”的讨论 及其定义的中文翻译^①

彭晓辉^②

自2004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性学会成立十周年暨学术会议期间，德国性学家欧文·J·黑伯勒（Erwin J.Haeberle）教授把他的性学互联网站所有的资料光盘送给我后，我就有了翻译成中文的念头。今年年初，在香港大学玛丽医学院健康系的吴敏伦教授的提议和鼓励下，我于2005年初开始了翻译，并得到了华裔性学家阮芳赋教授的全力支持。

可是，对于性学中作为学术术语的“sex”和“sexuality”的中文术语翻译，一直是困扰国内外性学家的一个问题。自己也冥思苦想，想找出一个合适的中文翻译术语，于是就有了下面的、由本人发起、在阮芳赋和潘绥铭两位教授积极参与和指导下的学术通信和坦诚的交流。现将交流的情况和自己翻译过程中的学术思路整理成文，以供同行商榷：

1. 按照阮芳赋教授的考证，“sex”一词的演变轨迹是：sex←自拉丁文 sexus，相当于 secare（即“分开”、“切开”之意）。
2. 以被评为美国最好的大学性教育教材之一的《Becoming A Sexual Person》（Robert T.Francoeur著，纽约MacMillan出版公司，1991

^① 根据本人与阮芳赋教授和潘绥铭教授的私人通信及本人的学术理解，通信日期：2005年7月12日，13-14日通过与阮芳赋教授互联网即时文字对话、通信和潘绥铭教授的通信定稿。感谢阮芳赋和潘绥铭两位教授赐教。

^②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性学会专家委员会会员、理事，自1992年起从事大学生性科学教育和人类性学研究。（通信地址：中国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430079；Email：xhp0611@hotmail.com）

年第二版)中,对sex和sexuality的界说:^①

Sex: 一个人基于其外生殖器解剖学上的雌雄而决定的生物学状态; 性交。(第 72 页, 第 627 页)。

Sexuality: 最起码要包括四个主要方面:

基于外生殖器解剖学上的雌与雄;

作为男与女的性别自认;

所采取的与解剖学上的雌雄差异,如男女的性别差异相适合的角色和行为;

被吸引的和所爱的性别。

人的 sexuality 是一个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现象(第 4 页, 第 637 页)。

3. 把 sexuality 究竟如何翻译成中文? 较早时,梁实秋在《远东英语大辞典》里把它翻译成“性之具有”、“性之性质”(既“性性”)、“性兴趣”、“性本能”和“性感”。

近年来,性学家刘达临参考了华裔性学家阮芳赋的想法(1985)将其翻译为“性性”^②,他说“性性在构词上属偏正结构,前偏后正。前面的词素‘性’是指性科学中的性(sex),后面的词素‘性’是指特性、秉性”。

阮芳赋认为: sexuality 的“这个(性性)译法,既信且达,但毕竟不雅。重复连用两个同形同音异义字,实在有点别扭,也不便于进一步造词,不便应用”。所以,阮芳赋教授从未在著述中采用这一译法^③。尽管“性性”这个翻译符合英文的原意,但不符合汉语的使用习惯。所以,他又建议将其译为“性”(此处的引号只是起标识作用,无任何含义)。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逐渐地公认‘性’是sexuality 的中文标准译名,而将sex则按上下文分别译为‘性行为’、‘性交’,等等。当然有时sex所指的正是sexuality所指的一切,也就译为‘性’字了……。除了译为‘性’字,其它的译法都是不可行的。这不是任何个人的英文和/或中文的高下问题,而是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当代

^① 自阮芳赋教授的修改。

^② 刘达临:《中华性学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 104 页。

^③ 阮芳赋:《中美性科学的现状与未来》,见:杨振宁·霍金等:《学术报告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 273 页。

英文中sex词义的缩小和sex原来无所不包的词义向sexuality的转化与进一步扩大，是通过构词法来实现的。汉语中根本没有这种构词法手段。不管你往‘性’字的前面或后面加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它字，都会把sexuality的词义缩小，而不能包括sexuality的所有层面所有词义。”^①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则将“sexuality”译为“性存在”^②。本人的观点认为，综合考虑来看，潘绥铭教授的翻译也可以进一步商榷。正要完稿之际，潘绥铭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答复及时到达，他对sexuality的翻译及解释：

“我当初的想法，‘性存在’是为了强调‘性’的非生物的方面，暗喻着：性是社会中的、生活中的、是一种实现了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潜在的）生理功能。可是这些年来，我也感到这种翻译可能并不好：

首先，‘存在’已经被当作一个哲学概念，因此‘性存在’容易使人觉得是一个哲学名词，而且似乎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没什么关系）。

其次，‘性存在’似乎太强调现实了，容易使得人们忽视性的心理、想法与欲望。

第三，‘性存在’很难组词，‘性存在教育’就说不通。

所以，我觉得还是翻译为一个加引号的‘性’为好。至于‘性’与原来意义上的性，恐怕只能等到人们对这问题了解得更多之后，才能认真地加以区别。

也有的研究者提出，干脆什么新词也不要，只改变性的内涵。时间长了，约定俗成即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

4. 毋庸质疑，阮芳赋教授通过20多年的潜心研究，对“sex”和“sexuality”的演变、学术内涵及中文翻译的学术论点是合适的。除此之外，本人冒昧作一个补充：

既然“sex”的学术含义逐渐扩展给了“sexuality”，仅缩至主要

^① 阮芳赋，同上注。

^② 潘绥铭，《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九章《家庭、婚姻、性与社会性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起陆续再版。

涉及性的生物的层面^①，既然按照阮芳赋教授的学术建议用“性”（此处的引号只是起标识作用，无任何含义）来翻译“sexuality”，那么“sex”的原有的学术翻译“性”（此处的引号也只是起标识作用，无任何含义）就不可再用，拟暂改译“性行为、性交、性生物特性、性生物基础、性本原，……”。沿着这么一个思路，本文在所有涉及“sex”的学术定义时，统一使用“性本原”的中文翻译术语。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于“sex”和“sexuality”的学术定义(2001)^②，本人觉得将它们分别翻译为“性本原”和“性”（此处的引号也只是起标识作用，无任何含义），这样它们的学术定义翻译如下：

【SEX】: Sex refers to the sum of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define the spectrum of humans as females and males.

——【性本原(sex)】是指决定人类男女两性性象谱^③的生物特征的总和。

【SEXUALITY】: Sexuality refers to a core dimension of being human which includes sex, gender, sexual and gender identity, sexual orientation, eroticism, emotional attachment/love, and reproduction. It is experienced or expressed in thoughts, fantasies, desires, beliefs, attitudes, values, activities, practices, roles, relationships. Sexuality is a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of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socio-economic, cultural, ethical and religious/spiritual factors. While sexuality can include all of these aspects, not all of these dimensions need to be experienced or expressed. However, in sum, our sexuality is experienced and expressed in all that we are, what we feel, think and do.

——【性(sexuality)】是指人的性本原、性别、性别认同与性身份、性取向、性爱倾向、情感依恋/性爱和生殖的核心方面。它以思想、幻想、欲望、信仰、态度、价值、行为、实践、角色和关系予以体验或表达。性是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经济的、文化上的、伦理上

^①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Promotion of Sexual Health,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Proceedings of a Regional Consultation*, in Antigua Guatemala, Guatemala, May 19–22, 2000: p32

另见：<http://www2.hu-berlin.de/sexology/GESUND/ARCHIV/ANTIGUA.PDF>

^② 同脚注③。

^③ 阮芳赋.性的报告.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第145页

的和宗教上/精神上的诸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虽然性包括了所有的这些方面，并不是所有这些方面必须都得要去体验或去表达。可是，大体上，人类的性是人类之所在、之所知、之所思和之所做而获得的或所表达的有关性的所有方面的总和。

6. 在本人决定定稿的第二天（7月14日上午），欣然接到阮芳赋教授的电子邮件回复（本人回复潘绥铭教授电子邮件的同时，为慎重起见，也将该信抄送一份给了阮教授），他在信中极力主张采纳潘绥铭教授的新的学术观点（见上述）。阮教授的信件原文如下：

"I strongly support Suiming's new and current opinions on the translation of sexuality.... I suggest the translations that:

sex-'性' (means to have had be translated as 性 in the past, so add quotation marks)

sexuality-性(means that now 性 is a new and standard translation of sexuality, so no need to have quotation marks.What said of sex in the past we use sexuality to replace it now).

[我坚定支持绥铭的新的和现时的 sexuality 的翻译。……我建议翻译如下：

sex—‘性’——(代表过去不得不翻译成的性，所以加上引号);

sexuality—性——(意思是：性现在是 sexuality 的新的和标准的翻译，所以不需要加上引号。过去我们所说的 sex，现在用 sexuality 替换下来。)]"

对于本人的“sex——性本原”的翻译，阮芳赋教授建议放弃，他说：

"I think that please Xiaohui do not make another word 性本原 to make people in more confusing.Actually 性本原 itself is too philosophical, is not suitable to translate "sex", it really just means coitus, intercourse, fuck, etc, nothing philosophically, now.

（我认为请晓辉不要制造另外一个词‘性本原’，这会使人们更迷惑。实际上，‘性本原’本身太哲学化了，用它翻译‘sex’不合适，‘sex’恰恰表示交媾、性交、操……等等，它现在没有任何哲学含义。）”

两位教授对于学术的严谨和负责的态度令人钦佩：潘绥铭教授有魄力修正自己从 1994 年起所提出“sexuality——性存在”的中文翻译和学术内涵；阮芳赋教授也有胆识接受潘绥铭教授的最新主张，并且在潘绥铭的观点启发下，对“sex”过去的惯常与非学术性的翻译，作了新的翻译。另外，阮芳赋教授对本人的提醒，我不得不承认：真理更多地偏向他那一边。

所以，本人在此最后更正：前述的对世界卫生组织关于 sex 和 sexuality 的术语及其定义的中文翻译 sex——性本原，改译为 sex——‘性’（此处必需加上引号，以示与 sexuality 的中文翻译相区别），sexuality——仍维持本文的翻译不变——性。它们的定义如上所述，不作改译。